

法 印 论

• 陈重晖 •

佛法心髓，就教下言，总摄于佛法印；就宗下言，总摄于佛心印。印，梵语曰穆德罗（Mudra），义为印玺、标志。法印，即佛教正法的标志，为鉴别是否佛说的衡准，乃佛法与外道法的根本区别点。言印者，喻此法如印玺，真实决定，不容移改，不可能被驳倒、证伪。又印者印定义，佛法印意谓法王佛陀印证确定的佛法正旨。《大智度论》卷22云：“得佛法印，故通达无碍，如得王印，则无所留难。”得了法印的护照，便可于真理之国畅通无阻。又如盖印，能印所印契合不异，法印所印与佛陀宣说者无异，心印所印与佛陀内证者无异。

佛教小乘，一般说三法印，大乘多说一实相印。《释论》云：“诸小乘经，若有无常、无我、涅槃三印，即是佛说，修之得道；无三法印，即是魔说。大乘经但有一法印，谓诸法实相，名了义经，若无实相印，即是魔说。”禅、密等宗，依佛、祖师直指单传的“心印”建立一宗之教理行果，藏传密乘还有名为“大印”（大手印）的法门。三法印、一实相印、祖佛心印、大印，在见地上虽不无浅深之差，其实一脉相承，从文字谛说，皆以缘起法则为前提、基础；从实质言，皆源于佛教圣者瑜伽观行中的自内证法，自心源觉海中流出。

三 法 印

《杂阿含》所摄《佛说法印经》以观

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而入空、无想、无作三解脱门，为“圣法印知见”。《增一阿含经·四意断品》总括佛法要领为诸行无常、诸行皆苦、诸法无我、涅槃休息四义。四义中诸行皆苦实际上可包括于诸行无常，故一般皆以无常、无我、涅槃为三法印，或加诸行皆苦为四法印。《莲花面经》云：“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及寂灭涅槃，以三是法印。”《成实论》云：“一切无我，诸法无常，寂静涅槃，此三法印，一切论者所不能坏，以真实故。”三法印系《阿含》教典中反复宣说的主题，概括了声闻乘四圣谛的要义。从逻辑上说，三法印环环相扣，层层深入，恰成一段推理论式。

1. 诸行无常印 行，义为迁流运动，诸行，指一切有为法——有所依赖、有所造作的一切现象，此一切无不生灭变易，先有今无，今有后无，不可能常恒不变，故曰无常。诸行所以无常者，乃因其皆因缘生，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存在，有所依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必无常。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现象，无不在显示无常；自然科学的新发现，不断在提供诸行无常的证据。纵观天地之间，日月穿梭往来，地球运行不息，山河日新月异，人事古往今来，广而至宇宙间无量世界，莫不在运动变化，处于成住坏空之中，何有一常住不变者。近察之身，生理活动时时刻刻新陈代谢，莫不由幼而壮，由壮而老，由老而死，有谁能长生不死？“对酒

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这人命无常的直观感受，曾触发古来多少志士文人的浩叹！心理活动的无常，更为显而易见：前念甫灭，后念随生，如《杂阿含》289经所喻：“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，犹如猕猴。”诸行无常中，虽然不乏相似相续生相，乃至如山河大地、金玉宝石等，似长劫不变，然终非不坏，若终有坏者，即使延续至万劫，其本性亦非常恒。《俱舍论·分别业品》云：“诸有为法才得自体，从此无间必灭归无，若此处生即此处灭，无容从此转至余方。”近世物理学证实构成一切物质现象的微观粒子，皆在运动变迁，暂住的时间极短，生已随即湮灭，正是“若此处生即此处灭”，充分说明生灭变易是绝对的，而相似相续的暂住相是相对的。总之，诸行无常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，的确无法被证伪。然众生的主观认识，并不能与诸行无常的真实相应，多迷于相似相续的暂住相，于无常中执常。一般人皆出于本能性的俱生法执、我执，执自他的身心常恒，或执财产、金钱、名位乃至山河大地国土为常，或出于宗教的、哲学的偏见，执世界有常恒的造物主、人身有常恒的灵魂，或执物质为常。由此类常执而生我执，由我执生烦恼、起有漏业，堕六道轮回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。因此佛学力说无常，旨在破除众生不符真实的常执。

诸行无常，从价值论角度而言，即是苦。《杂阿含》437经佛云：“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易法故，说诸有所受悉皆是苦。”人生明明有不少乐受，为什么佛偏偏要说诸受皆苦？这是从人类本性及苦乐的深刻分析中得出的必然结论。追求常乐（永恒幸福），是人本性中的根本欲求，人莫不避苦趋乐，希望幸福常住。幸福，终归为心理上的乐受，各种乐受作为心理活动，终为无常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快乐，哪有不如此？更何况人生还有诸多苦受。受本无

常，与人常乐之欲相矛盾故，决定了人生苦是绝对的、本质性的，而乐仅仅是相对的、表面的。

2. 诸法无我印 我，梵语atman，是印度诸派哲学中的重要范畴，其根本义为“自在”——指自存不依他、实常不变易的自主者。《清净道论》释我为自在义；《大般涅槃经·哀叹品》云：“若法是实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、是依，性不变易，是名为我。”印度婆罗门教说宇宙有真常独一的主宰者大梵、自在天，人身中有真常不灭的主宰者神我，一般人所执自我及我所（属于我的东西），皆属此类。佛学则一反印度传统观念及常识，高唱无我。三法印中，无我一印为印中之印，最能代表佛法的特质。

诸法，指一切有为法，此一切法何故无我？以无常故必无我。我者实有，必常，诸有为法既皆无常，则必无我。《杂阿含》270经云：“无常想者，能建立无我想。”同经12云：“无常者皆是苦，苦者则非我，非我者则非我所。”我者自主，自主者必欲常住，必欲常乐，然众生身心率皆无常、苦而不自主故，证明无我。

诸法无我的根本原因，在于由缘而起。我者实有，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，然一切有为法，莫不依一定条件而现暂时性的存在，无有一物孤立独存，不仗因缘。《大智度论》卷22说：“一切法皆属因缘，属因缘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无我。”

从因缘所生、诸缘无常的纷纭万象中，欲图找到一个真常自在的我，无论是宇宙之我自在天、自身之我灵魂，皆不可得。众生身心，乃五蕴集成，有如车的部件组合为车，其中并无我之实体。《杂阿含》33经分析五蕴非我说：“色非是我，若是我者，不应于色有病有苦生，亦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。以色无我故，于色有病有苦生，亦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”众生的生命，无非是生理活动与心理

活动的过程，身、心皆具外在性、不自在性，非由自主，故无我，我尚且无，属于我的东西又焉有真常的主属？外而言之，世界万物皆因缘生，有诸多秽恶、不理想故，必无一个能自在自主的上帝、自在天。无我，佛学又称为“空”，《增一阿含·邪聚品》云：“无我者，即是空也。”《成实论》分空为人法二空，如瓶中无水，喻五蕴集成的众生身心中无我，是人空；瓶体本身亦因缘合集，诸缘无常，喻五蕴当体皆空，是法空。人法二空义，皆见于《阿含》教典中，是确实不可移易的客观真实。然众生由俱生的本能性迷执，及后天所起的邪分别，总是于无我中执我，不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，这是生起贪瞋痴、导致生死苦恼的总根子。佛学力倡无我，旨在破除众生不符真实的我执，而非否认世俗意义上的假我。

3.涅槃寂静印 涅槃，梵语nirvāṇa，从消极义言，为息灭义，指息灭贪瞋痴等烦恼的粗动、热恼而归于寂静；从积极义言，有“无病”、“无老衰”、“不死”、“清净”、“解脱”、“不终没”、“归趣”等异称。《清净道论》云：“此灭有寂静的特相，有不死的作用，或令得乐的作用。”

“涅槃是常。”涅槃，实质上是息灭烦恼后所证得的精神境界，《阿含》经中常用“毕竟寂静”、“究竟清凉”、“实极安乐”等描述涅槃，后来大乘总结为常、乐、我、净四德，其实亦不出《阿含》教典及小乘论典所述。常乐我净，通俗地讲，就是永恒幸福的境地。

三法印中，第一印说诸行无常，第三印又说涅槃实常，无常与常，岂不矛盾？涅槃寂静的理论根据何在？这在《阿含》教典中讲得很清楚，南传大藏经中说：“若无此不生、不成、无作、无为，则无彼之生、成、作、有为之依处。”(ItV.P.37; Ud.P.80)反过来说，既有此无常、生灭、有作、有为的世间法，则必有常、不生、无作、无

为的出世间法——涅槃。何以故？依缘起法则的基本原理——凡有对法不相舍离，互为矛盾关系的现象、概念，必依其对立面而存在，故有无常、苦的世间诸行，必有常、乐的涅槃。佛陀及诸圣者通过修持，实证了涅槃之实有，凡愿依教奉行亦皆可以实验见证，不过由因缘不同，各自实证涅槃所需的时间有久暂之差罢了。佛陀说涅槃寂静、实极安乐，根本上所依据的就是自身实证的体验，又通过逻辑思辨的方便，为涅槃安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。

涅槃寂静为果，则前二印为因。由观无常、无我，心不染着，息灭烦恼，即其灭处，“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觉”，主观的心与客观真实相应，现证涅槃。《杂阿含》云：“当观色无常，……正观者则生厌离，厌离者喜贪尽，喜贪尽者，说心解脱。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。……如观无常，苦空非我，亦复如是。”(第1经)又云：“于此五受阴观察……无常苦空非我非我所，于此五受阴不着不受，不受故不着，不着故自觉涅槃。”(第104经)由观无常无我而证涅槃者，只是息灭了自心的烦恼妄执，其时离妄执的净心所证便是涅槃。

三法印中，无常印摄苦圣谛，无我印摄集圣谛，涅槃印摄道、灭二圣谛，三印概括了四圣谛、染净因果，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：依世间有为法的无常、无我故，必有出世间常、乐、自在的涅槃，实证涅槃之要，在于如实观世间法的无常、无我，令主观心意识与客观的真实相应。

以三法印为衡来印定，不仅世间有神论、有我论、断灭论、物质实常论等的邪谬，可以明判，佛教内不如理的说法，也不难甄别。如小乘有的部派说三世实有、法体恒有、蕴我实有，拿三法印来衡量，即背离了真实，堕我法二执。小乘部派的错误，后来被大乘佛学所廓清。小乘三法印所遗留的一些理论问题，如既然无我、谁证涅槃等，

也由大乘做了回答。

三法印不仅属小乘法，也是大乘之所遵奉。不过大乘对三法印的阐释，更为彻底深刻，更具积极意义，不同于小乘之偏空、偏个人解脱。依大乘义，三法印者，诸世间法念念生灭、无我、空故，本来不生不灭，本来涅槃。《维摩经》云，“诸法毕竟不生不灭，是无常义；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，是苦义；诸法毕竟无所有，是空义；于我无我而不一，是无我义；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是寂灭义。”大小乘三法印义的区别，主要在后二印。就无我印而言，小乘说诸法无我指有为法，主要指众生五蕴，偏于说人我空，大乘说诸法无我则遍指有为、无为一切法，广说人法二空，菩提涅槃亦空，空亦复空；小乘只破众生所执假我，大乘如来藏系则立佛性真我为证涅槃的实体；小乘偏于说空，大乘则于空处更广说妙有。就涅槃印言，小乘只从个人解脱的角度说有余依、无余依二涅槃，其涅槃义偏于寂静的一面；大乘则以无我心广行六度万行一切善法，般若与方便双运，不但人有余无余二种涅槃，而且不住涅槃不住生死，繁兴大用，济人度生无有休息，充分发挥本性的妙用而入“无住处涅槃”。这较小乘偏于个人解脱寂静的涅槃义，无疑要积极、圆满。

实 相 印

大乘唯一实相印的说法，见于《大智度论》，经典中亦有依据，如《法华经》即云：

“无量众所尊，为说实相印。”实相印实际上是三法印的综合、深化。《大智度论》卷22云：“佛说三种实相印，广说则四种，略说则一种。”略说一种，即涅槃的异称诸法实相。实相一印，不仅概括了三法印，而且包含不少小乘三法印说未能圆满解决的理论问题。

实相，即实体之相或绝对相，诸法实相，指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，未经主观认识

所改造者，近于康德哲学所言“物自体”。大乘经论中所举实相的异名多达数十个，从客观真实或实体的角度而言，有真如、如如、法性、实际、真性、法界、圆成实性、实性等，其中最常用的是真如、法性、法界。真如，梵语曰tathatā，字义为“如实”，《成唯识论》卷9释云：“真谓真实，显非虚妄，如谓如常，表无变易，谓此真实，于一切位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。”真如，系指真实不变易者。法性，梵语曰dharma-dhātū，指一切法不变的本性或体性。《唯识述记》云：“性者体也，诸法真理，故名法性。”“一切法体，故名法性。”《大智度论》卷65云：“一切法实相名为法性。”法界(dharmadhātu)之界，有性、因、体等义，可包括真如、法性的所有含义。《大般若经·显相品》云：“法界即是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，诸法真如。”从真理的意义上讲，实相、真如等有“第一义谛”、“胜义”、“真谛”之称。《大般涅槃经·桥陈如品》云：“实相是名法界，名毕竟智，名第一义谛、第一义空。”从潜在于众生而为其成佛的依据而言，实相、真如等又被称为如来藏、佛性，《大般涅槃经》卷25云：“佛性者名第一义空。”《佛性论》云：“佛性者，即是人法二空所显真如。”从智慧的角度而言，实相、真如等又被作为般若、实相般若的别名，《大般涅槃经》云：“第一义空名为智慧。”从佛所证的功德而言，实相、真如等与涅槃、法身为同义语，《中论·观法品》云：“诸法实相，即是涅槃。”《胜鬘经》云：“隐为如来藏，显为法身。”这些异名的表诠角度和细微涵义虽不无区别，但总的看来，有其共义，皆指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不妄者，实体论意义上的绝对、不变异者，其所诠的实体终归是一个。实相、真如、法性、法界等，不无哲学中绝对真理、终极实在、本体、本质、存在一般等含义，但皆不尽同。

大乘诸宗的诸法实相说不无差异，然无不以离言思、自内证为实相论的第一义、根本义，《宗镜录》称之为“无谄”。这是大乘千经万论中的一致之谈。如《胜天王般若经》云：

当知真如深妙，但唯智知，非言之能说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过诸文字，离语言之境，一切语业不能行故。离诸戏论，绝诸分别，非此非彼，离相无相，远离寻伺、过寻伺境，非想非相，超过二境……非识之所了。

《解深密经》谓胜义“是诸圣者自内所证”、“超过一切寻思境界相”、“不可言说”、“绝诸表示”、“绝诸诤论”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世间诸言论，一切是分别，未曾有一法，得入于法性。”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”总之，实相、真如、法性，不是用任何抽象的概念、以主客对待的二元化认识方法所可知见诠表的东西，但并非如康德说物自体之不可知，而是可以通过离概念分别的特殊直觉方式去自内证，佛教真如论，正是依佛及诸圣者自内证的体验而建立。然此经验，乃常人所无，故无法用从常人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世间名言概念来表述，强欲表示，也只能用遮诠，以非、不、无，否定常人的一切概念分别。常人概念活动的模式，可归纳为是（肯定）、非（否定）、双是、双非“四句”，广言之，可达108句，经论中常说实相、真如、法性“超四句”、“绝百非”，即是全盘否定一切概念活动可以见证真如。《解深密经》比喻说，比如一生只知苦味、辛味的人，对于蜂蜜的甘甜无法寻思比度，不能信解，对无自内证经验的众生说真如、胜义是非常困难的，有如尝过蜂蜜者无法把甘甜味描述给只知苦辛味的人，勉强描述，只能说：不是苦，不是辛，不是不苦不辛，也不是又苦又辛，即这“不是”，也还是难以表述出甘甜味，只有亲自去品尝，才可证知。欲

知真如，只有依教修持，才能实证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72云：“真如唯是修所成境。”就此而言，大乘所言实相、真如，实即小乘三法印中的涅槃。《本事经》即云，涅槃唯是清净无戏论（概念分别）体，“不可谓有，不可谓无，不可谓彼亦有亦无，不可谓非有非无，唯可说为不可施設，究竟涅槃。”

强调真实、终极实在不可言说，并非佛教一家之独唱，婆罗门教亦说大梵、神我“语言所不臻，心思亦不及。”（《由谁奥义书》）道家《老子》开头即言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仅说实相离言，尚不能印别佛法、外道。佛法实相说的不共义，一则在于说实相绝对离言思、超四句，连离言思义亦不堕，所谓“不可说亦不可说”，而外道法多堕在四句中，即以不可说（无）为究竟，终不离微细意识分别；二则在于实相论所蕴含的具体内容，尤其是诸法无我义。大乘诸宗实相论，大体上可分为性空缘起、阿赖耶识缘起、真心缘起三说，宗密大师称为空、相（有）、性三宗。空宗主性空缘起论，为印度中观派、中国三论宗、藏传格鲁派等所宗；相宗主阿赖耶识缘起论，为印度瑜伽行派、中国法相唯识宗等所宗；性宗主真心缘起论，出一类印度大乘经论，印藏密乘及中国台、贤、禅、密等圆教诸宗的哲学观，都可归于此类。

实相所包括的内容，《法华经》中总结为十如是：如是相、性、体、力、作、因、缘、果、报、本末究竟等，涉及真实的一切方面，至为深广。大乘诸宗对实相义的阐发，主要表现在实相之性（不变的本性）、体（本质）、空有关系、染净因果四个大问题上。

1. 实相之性——毕竟空

大乘诸宗，皆依缘起法则发挥诸法无我义，以空为实相的根本性质。空宗尤以空立宗，重在从实体论的角度，力论诸法由缘起故，无自性——自己本有不变的实体，无自

性故空，不仅有为法空，人法皆空，烦恼、无明亦空；依有为法而言的无为法，包括菩提、涅槃亦空，空亦复空，无一法不空。《般若经》中，凡说十八种空，这比小乘的无我、空义的确广泛、彻底得多，故名“毕竟空”、“究竟空”。空的极则，无非是离绝一切言说戏论。《中论》把众生不如实的戏论分别总结为生灭、断常、一异、来出八种，用归谬法或二难推理法一一推论其不能成立，诸法实相不生不灭、不断不常、不一不异、不来不出，名“八不中道”。最终的结论是：“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，无生亦无灭，寂灭如涅槃。……自知不随他，寂灭无戏论，无异无分别，是则名实相。”意谓实相终非以概念分别、寻思推度而可知，唯有离绝戏论，超越二元化的认识方式和概念分别，才能见证实相。

相宗主要从认识论出发，立三性三无性说以阐释缘起性空义。谓诸法因缘生、依他起，名依他起性，此生起唯缘起，无实自然自体生，故立生无性（无生）；于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起认识，以名言表示所认识的诸法自相，此名唯假不实，而众生恒执为实，故称遍计所执性，由此立相无性（无相）；于依他起性如实认知，离名言遍计执着，则现证真如，称圆成实性，由此立胜义无性。其说与空宗自性空义实趋一辙。有宗的独造，是通过对经验与心识的分析，阐明诸法如何无相，遍计所执为何是妄。谓认识的形成，必须根境识三缘和合，识不能亲缘境相，必须由根境识三者的共同作用，自根识变起一个相似于境相的“影像尘”（亲所缘缘），由心识予以分别。影像尘无疑带有主观烙印，变而缘故，谓之为假，犹如幻事，依此如幻假相而设的名言符号，更带主观性、间接性，故曰实相无相，离众生名相分别遍计所执之相。不但影像尘为自心所变，即离根识有其实质的本质尘（疏所缘缘），虽然可以说在第六意识之外，带客观性，但

究其实质，亦不离意识底层的心王阿赖耶识，为此识相分所摄，由能缘心挟带而起。相宗以于心识外执有实相实境为最根本的法执，建立阿赖耶识缘起论的体系说明万法，摄一切法于心识，先遣境存识，次则唯识亦遣。《大乘庄严经论》卷二云：“心外无有物，物无心亦无，以解二无故，善住真法界。”可谓以万法唯心、心亦无心为究竟空义。

性宗综合空有两宗空义，认为实相、真如空，只在于它离众生的一切妄念分别。《大乘起信论》云：“所言空者，从本已来，一切染法不相应故，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，以无虚妄心念故。当知真如自性，非有相、非无相、非非有相、非非无相、非有无俱相，非一相、非异相、非非一相、非非异相、非一异俱相。乃至总说，依一切众生，以有妄心，念念分别，皆不相应，故说为空。”所谓空者，空的仅仅是众生的妄心分别之执，并非是真如自体空，若离妄执，真如自体即显现其妙有，而非仅为空。性宗此说，可谓抓住了空有二宗实相说的实质，而更具深意。

2. 实相之体

体，为“本质”义，大略相当于哲学上的实体、实质、本体。空宗以破除执有实体立宗，不承认有实体，若强言实体，则此宗可谓以缘起空性为万法实体。《中论》云：“以有空性故，一切法得成。”如有空地故，才能建房立舍。然空性，在空宗看来，主要是诸法普遍共具的如实不变之本性。相宗以众生各自具有的阿赖耶识为万法（实指个人经验世界）之体，以真如为万法本具的理性，主要指唯识实性。《成唯识论》云：“理非妄倒，故名真如，不同余宗离色心等有实常法名曰真如。”意谓真如是事中之理，而非离事别有其实体。性宗则直指真如为众生之真心，或曰心真如、心性、自性清净心、净菩提心、佛性、圆觉、如来藏心

等，谓宇宙万法，生死涅槃，皆一真心中随缘所现起，以真心为万法本体。如此，则此真心，便有混同于印度教所说神我之嫌。然真心与神我，仅表面有所相似而实质大有不同。首先，佛家所说真心仍以无我、究竟空为本性，《楞伽经》云：“当依无我如来之藏。”真心不过是空性的别称，建立于缘起性空论之上，不同神我之有我实性，而无缘起性空义。其次，佛家说真心绝对一元，不于真心外立万法，亦不于万法外立真心，万法全体即是真心，不同神我之建立于二元论立场上，与万物为二。《大乘止观》论述真心与神我的区别说：

外道所计，心外有法，大小远近，三世六道，历然是实。……此即见有实事之相异神我，神我之相异实事也……佛法之内即不如是，知一切法悉是心作，但以心性缘起，不无相别，虽复相别，其唯一心为体，以体为用。故言实际无所不至，非谓心外有其实事，心遍在中，名为至也。

以佛法衡量，印度教实事外有实体的神我，至多依无色界识处定中心识遍一切的体验而建立，未见心之实性。

3. 空有关系

空有、真妄、真俗、理事、性相等关系，是大乘实相论着力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。诸宗皆从缘起论出发，统一二者于一体。空宗以中道统一真俗二谛、世出世间二法等，其中道说立足于缘起法则，《中论》偈云：“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义。”以因缘生故空，以因缘生故不妨安立假名，空是真谛，假是俗谛，真俗二谛，只是同一缘起法则的两个方面，故真俗不二、世出世间不二、生死涅槃不二，如实观缘起，同时见两面，不偏空亦不堕有，与实相相应，是为中道。天台宗依此倡立空、假、中三谛，谓空是假之空，假是空之假，中是空假之中，举一即三，三谛圆融无碍，把空宗的空有关系说发挥尽致。相

宗的空有观大体近于空宗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36云：“有及非有，二俱远离，法相所摄真实性事，是名无二，由无二故，说名中道。”亦以不着空有两边为中道观的极旨。然真如与阿赖耶识的统一问题，相宗未能圆满解决。性宗解决了这一问题，说生灭之阿赖耶识，即妄即真，当体即是真如，真如随染净缘而生真妄诸法，诸法虽生而真如不变，真心常恒。性宗多从体用角度阐述真妄、理事、性相等关系。天台宗从用显体，以众生之一念包摄十法界凡圣染净诸法，谓介尔有念，即理具十界三千一切法，此念随染净缘，能事造十界三千一切法，故曰“一念三千”。华严宗以如来所证真心函盖十界万法，谓凡圣一切法皆真心中显现，真心中本具事、理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四重法界。理是事之体性，事是理之相用，事法空无自性、唯心所现故，理事不二，圆融无碍，事相与事相间亦无碍圆融。空有、理事的关系，至此可谓圆极。性宗不但说空及空有不二，更着重说真心本具清静无碍的妙用（妙有），《起信论》分真如为空、不空二义，“所言不空者，已显法体空无妄故，即是真心，常恒不变，净法满足，则名不空。”又说真心圆具的功德，有“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遍照法界义故，真实知义故，自性清静心义故，常乐我净义故，清凉不变自在义故，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議佛法，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。”华严宗更依《华严经》中所描述的佛果境界，把真心的妙有之用归纳为事事无碍法界的十玄门，谓时空、一多、隐显等皆可随心回转，自在无碍，重重无尽，佛菩萨众正是依此理性，发挥其无穷无尽、不可思议的利乐有情、庄严国土的妙用。

4. 染净因果

实相论所解决的根本问题，是染净因果。大乘诸宗，皆把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心行与实相不相应。空宗主要说戏

论与实相不相应，相宗主要说心外见法与实相不相应，性宗则说迷本觉真心而起妄念与实相不相应。反之，离名言戏论、识心外无法、悟真心本觉，与实相相应，则为证实相、达涅槃的根本途径。空宗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相宗说转识成智，性宗说转迷为悟。诸宗皆以如实发菩提心，以符于实相的般若智为导而力修六度万行，为圆满菩提之净因，以不共于小乘有余无余二涅槃义的无住处涅槃，为究竟圆满的果地。

通观大乘诸宗的实相论，盖皆以实相、真如指主观心识与客观本具缘起无我的真实相应的境界。空有二宗主要从客观方面着眼，以实相、真如为客观的理，然此客观的理须离主观的妄念而证得；性宗主要从主观方面着眼，以实相、真如为绝对心，然此绝对心是离却妄念分别、与客观理无二的真心。三家所说实相、真如，终归一致。实相、真如究竟是理还是心？求那跋陀罗大师说得好：“心即是理，理即是心，心能平等，名之为理，理能照明，名之为心，心理平等，名之为佛心。”（《楞伽师资记》卷1）若论实证真如，“智与真如平等平等”。则说心说理，皆属戏论。

佛祖心印

中华禅宗，以佛祖相传的心印印心，六祖曰：“吾传佛心印。”《黄蘗传心法要》云：“迦叶以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”与教下以法印印证是否符合佛说不同，宗门唯以心印印证，鉴别是否符合契佛心。不符佛心的印证，喻为“冬瓜印子”。藏传噶举派的光明大手印，亦以心传为上，与禅宗心印略同。当然，大手印的传受多资口耳，修习法门亦不尽同禅宗。

佛祖心印、光明大手印所印者何？即求那大师所称“佛心”、佛祖自内证的“涅槃妙心”。佛心、涅槃妙心建立于真心缘起论基础之上，指众生本具的真心、心性、自性

清净心。此心与佛心无异，故曰“即心即佛”。真心、佛心，无非指离却妄念分别而自证的真如，是心、理相应的境界。就此而言，祖佛心印亦即小乘涅槃印、大乘实相印。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云：“一切修多罗者，以此正法眼藏而为佛法正印；一切诸法者，以此涅槃妙心而为实相印。”意谓佛心印即实相印。不过实相印属文字般若，如指月之指，其极旨无非是因言遣言，指示人离却言说寻思去内证实相，若执指为月，只在故纸堆里摸爬，纵背得三藏十二部熟，只益戏论，终难信解。禅宗则全力在心地上下功夫，欲期直截见月，证见法印所指归的实相本体，而见证之后，终难以文字论表，只有真实见性的善知识，可以心心相印。为此，禅门大德巧设方便，机锋对扬，千变万化，极为活泼生动，致使不立文字之文字山积尘封。若不在心地上用功，于祖师禅语间体会祖师的本心，只凭世智聪明研索古人公案，则连爬摸经教故纸者亦不如。

心印、法印所指既一，则教下宗门本来一家。古人云：教是佛语，宗是佛心，佛祖心口岂有相违？依教观心，即可因指见月；宗门功夫，亦出经教，不出离妄即真或体安即真的基本法则。开悟之后，亦以经教所述佛果境界印证为妥当。初祖达磨，即藉教悟宗，付《楞伽》四卷以印心。唐慧忠国师云：

“禅宗法者，应遵佛祖一乘了义，契取本源心地，转相传授，与佛道同，不得依于妄情及不了义教横作见解，疑误后学，俱无利益。纵依师匠领受玄旨，若与了义教相应，即可依行，若不了义教，互不相许。”五代永明延寿禅师说：“凡称知识，法尔须明佛语，印可自心，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，设证圣果，亦非究竟。”（《宗镜录·标宗章》）当时禅宗鼎盛，天下善知识如林，二位大师尚且如此强调依经教印证，何况今明眼宗师难逢之世，岂可离经教而印心，离法印而谈心印？